



# 姥姥语录

倪萍 著

中华书局

# 姥姥语录

倪萍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姥姥语录/倪萍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1.1

ISBN 978 -7 -101 -07747 -6

I. 姥… II. 倪… III. 人生哲学 - 通俗读物  
IV. B821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7325 号

---

书 名 姥姥语录  
编 者 倪 萍  
责任编辑 宋志军 焦雅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½ 插页 12 字数 98 千字  
印 数 1 - 20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7 -101 -07747 -6  
定 价 26.00 元

---

# 目 录

## 开篇 心到就好 001

### I. 遗憾就是专门留下的…… 007

009 天黑了

018 我不敢为她送行

022 姥姥挣钱了

033 好心加好心，就是搅人心

039 姥姥的冬天

044 三个爸爸

050 骨肉相连，分开了就出血

059 如果有下辈子……

### II. 人生或许就该是这样…… 063

065 什么日子都是掺合着过

068 两个妈

075 爱不怕分，越分越多

082 自己不倒，啥都能过去

086 姥姥的金元宝

092 心心相印

096 愿姥姥的世界鲜花盛开

III. 快乐你别嫌它小…… 101

103 小幸福一天一个

108 生活的准星

111 倒过来想，换个个儿看

115 一句话的力量

120 给予是幸福，欠人家是受罪

128 做好事都是应该的

IV. 智慧如同储蓄卡…… 135

137 能子真能

145 啥事都使心做，你就成神了

152 姥姥和季羨林是同学

161 写书也不是多大的事

168 我的老师是姥姥

171 姥姥的教育方式

175 人生就要上山顶

179 眼要是吃不饱，人就像个傻子

184 刷不爆的银行卡

191 一个孩子穿十件棉袄，那不烧坏了

(附：水门口比北京好)

结束语 天籁之声 197

附录：姥姥最受用的智慧语录 205

开篇

心到就好







写本《姥姥语录》是姥姥生前我俩就说定了的。

记得第一次跟姥姥说这事的时候，她那个只剩下一颗牙的嘴笑得都流出了哈喇子：“人家毛主席说的话才能叫语录，我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婆子说的些没用的话还敢叫语录，那不叫人笑掉大牙？”

躺在姥姥床上的我也笑翻了。你想嘛，一个只剩下一颗牙的人还说“笑掉大牙”，多可笑呀。

我跟姥姥商量：“是现在写，还是……”

姥姥接话可快了：“等我死了再写吧，反正丢人我也不知道了。光着腚推磨，转着圈丢人，你自己丢去吧，反正你脸皮也厚。”

“你可别后悔呀老太太，你是作者之一，咱俩联合出版。刘鸿卿、倪萍，我把你大名写在前头，稿费咱俩各一半儿。”

姥姥眼睛一亮。

想起十四年前写《日子》那会儿，姥姥陪在我身边，我坐着写，她站着翻，我写一张她翻一页，可怜的姥姥翻半天也不知道我都写了些啥，偶尔给她念一段，她还常常制止：“别为我耽误那些工夫了。起早贪黑地写能挣多少钱？”

“一本书二十二块。”

“那还真不上算，写这么些个字才二十二块，连个工夫钱都挣不回。不上算，不上算……”

呜，姥姥以为我一共才挣二十二块呢！

只剩一颗牙的姥姥忧伤地望着窗外：“咳，俺这阵儿要钱可是一点用也没有了。天黑了，俺得走喽，俺那个地方一分钱也不用花……”姥姥知道自己要走了。

前年，活了九十九岁的姥姥真的走了，我的天也黑了。

姥姥是我家的一杆秤，遇到啥事上姥姥的秤上称一称，半斤八两所差无几。

姥姥走了，留下了秤。

姥姥的秤有两杆，大秤、小秤。她的大秤是人人可以称的，叫公家的秤，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公平为准星的，小秤是自家的秤。大秤、小秤的秤砣分量相差很大。

我也曾让她称过《姥姥语录》，姥姥说：“上大秤称也就二两吧，咱家的秤能称个十两八两的。”

在姥姥的眼里，家里多大的事上了公家的秤都是很轻的分量。姥姥说得真准，现如今图书市场那么繁荣，好书有的是，一本小画书真的也就二两吧。但我还是拿起笔写了，因为姥姥语录得张贴出去。

姥姥的语录当真那么需要让外人看看吗？列出三十个题目后我也茫然了。真像姥姥说的那样，字里字外都是些“人人都明白的理儿，家家都遇上过的事儿”，有必要再唠叨吗？

稿纸放在桌子上，每天该忙啥忙啥。怪了，常常是忙完了该忙的事就身不由己坐到桌前往稿纸上写字。几天下来，满纸写的都是姥姥的语录。

这些萝卜白菜的理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怎么那么念念不忘呀？

是我老了吧？是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吧？可是认识姥姥的人，熟悉我的朋友见了我总是问起姥姥，提起姥姥语录。

敬一丹每回见了我一定有一句话是不忘的：“姥姥还好吧？”只是一年比一年问的语气迟缓。

去年主持人“六十年六十人”在浙江颁奖，她又问：“姥姥……还……好吗？”我说：“不好，走了。”一丹说她始终不敢问，是因为姥姥快一百岁了，问候都得小心翼翼。

中午吃饭，张越、岩松、一丹我们坐一桌，又说起了姥姥，说得一丹大眼睛哗哗地流泪，其实我们说的也都是些白菜萝卜的事。张越说“三八”百年庆典，她就想请姥姥这样一位普通百姓做嘉宾，我心想，如果姥姥在，她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拿到全国观众面前，不就真成了姥姥说的让观众“笑掉大牙”了吗？姥姥说：“人最值钱的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个分量你往大秤上站站试试？那个秤砣动都不动。”

白岩松也是。去年我和他去上海参加《南方周末》二十五周年庆，回来的飞机上我们又说起姥姥。一路的飞行，一路的姥姥。飞机落地了，姥姥还在我俩的嘴边挂着。

岩松说：“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没学历的人，不一定没文化。”临说再见，他还嘱咐我：“倪姐，快写写姥姥吧，我们需要姥姥的精神。”

我咬着牙不写姥姥。

《南方周末》希望我开个专栏专门写姥姥，为此他们的副主编和张英还专程来北京找我说这个事儿，我也始终没有动笔。这些年本子上胡写乱划了很多字，但很少写姥姥——近乡情怯？不知道。这是我最爱的人，是我最了

解的人，也是离我最近的人，可是落在纸上却常常模糊不清，好像我就是她，她就是我。

随着姥姥的远去，我充盈的泪水逐渐往心里流淌的时候，想念灌满了我的灵魂，我开始寻找姥姥。家里每一个角落、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和姥姥一同拥有的，现在这个人不在了，我找不到了。

可是冥冥之中，姥姥又无处不在。

我知道，我是一直不敢找！我知道，还用找吗？姥姥一直都在我心里，在我的灵魂里。不用想念，姥姥没死，走了的只是那个躯体。

我开始和姥姥说话了。

儿子说：“妈妈，这几天你老说山东话。”

“是吗？”

我知道，不是我在说，是姥姥在说。

I.

遗憾就是专门留下的……



## 天黑了

姥姥说：“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你就得躺下。孩子，不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

姥姥走的那年春节我还跟她说：“挺住啊老太太，使使劲，怎么着咱们也得混个百岁老人。”

姥姥说：“有些事能使使劲，有些事啊就使不上劲了，天黑了，谁也挡不住喽！”

“姥姥，你怕死吗？”

“是个人就没有不怕死的。”

“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多少回‘死了算了’？好像你不怕死，早就活够本儿了。”

“孩子你记住，人说话，一半儿是用嘴说，一半儿是用心说。用嘴说的话你倒着听就行了，用心说的话才是真的。”

“哈哈，老太太，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半辈子假话呀？”

“也不能这么说。你想啊，说话是不是给别人听的？哪有自己对自己说的？给别人听的话就得先替别人想，人家愿不愿意听，听了难不难受、高



不高兴。这一来二去，你的话就变了一半儿了。你看见人家脸上有个黑点，你不用直说。人家自己的脸，不比你更清楚吗？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你要真想说，你就先说自己脸上也有个黑点，人家听了心里就好受些了。”

哦，凡事要替别人想。

“姥姥，你走了以后我想你怎么办？每年清明还得给你上坟吧？”

“不用，活着那些人就够你忙乎的了，人死了啥都没有了，别弄这些个没有用的摆设了，那都是弄给别人看的。我认识你这个人快五十年了，我最知道你了，不用上坟。”

姥姥走后我真的没敢去看她。

越不敢去心里越惦记。

去年夏天，儿子去姥姥家的水门口村过暑假，我派他代我去看看老奶奶。儿子回来说，老奶奶就躺在村口河边一个小山包的一堆土里。土堆前有块石头，上面写着姥爷和姥姥的名字：倪润太、刘鸿卿，土堆上面有些绿草，别的啥都没有了。儿子用手比划着土堆的大小，看着他那副天真的样儿，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挡不住。很久没有这样哭了，心疼姥姥如今的日子，孤单、清冷。

我也最知道姥姥了，她本质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副柔弱的肩膀，一双三寸的小脚，热热闹闹忙忙碌碌地拉扯了一大群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走的时候是四世同堂。

这是姥姥想要的日子吗？是，其实也不是。

“姥姥，如果还有来世，你还会生那么多孩子吗？”

姥姥反问我：“你说呢？”

我不希望姥姥再那么辛苦了，“不生了”。

我也不生。如果还是做主持人、做演员这个工作，我就不要孩子也不要家。我盼着现场直播之前，先在一个安静的属于自己的花园房子里睡上一大觉，起来洗个澡、喝一杯咖啡，再清清爽爽地去化妆，精精神神地去演播厅，无牵无挂。晚上回来，舒舒服服地泡上一个玫瑰浴，点一支香烟，喝一杯红酒，翻一本闲书。哪像现在呀，给全家蒸上包子，熬上稀饭，抹把脸就提溜着裙子去直播了。不管多晚回家，一大家子人还等着你，温暖是温暖了，可累人、累心啊！我都佩服自己，那些年是怎么混下来的？

“人哪，就是穿着棉袄盼着裙子，穿着裙子又想着棉袄。要不是这些人在家等着你，你在电视上兴许就不会说人话了。”

明白姥姥的意思了吧？这是对我主持风格的高度评价：说人话。

“那你的意思，来世你还会选择当一个这么多孩子的母亲，当一个这么多孙子、外甥（山东等地称外孙、外孙女为外甥）的奶奶、姥姥？”

“你和我不一样，你生下来是为老（好）些人活着的，有杆大秤称着你，俺这路人都是小秤盘里的人，少一个多俩的都一样。”

姥姥始终没给个具体答案。她不能想象没有家人、没有孩子，她这一生怎么个过法，但是姥姥觉得我是可以一个人成为一个家的那种人，我是有社会使命的那种人。哈，真会戴高帽子，谁给我的使命？

“姥姥，有多少家人、有多少孩子，最后走时还不是孤身一人？谁能携家带口地走啊？”

姥姥笑了：“分批分个儿地走啊，就像分批分个儿地来一样，早早晚晚地又走到一块儿了。”